

# 教师人文智慧

教师人文书系

吴国平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 教师人文智慧

教师人文书系

吴国平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师人文智慧/吴国平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8

(教师人文书系)

ISBN 978 - 7 - 5326 - 3461 - 3

I. ①教... II. ①吴... III. ①学校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G40 - 0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8015 号

统筹策划 余 岚  
责任编辑 邬曼菁  
装帧设计 杨 阳

### 教师人文书系 教师人文智慧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6.75 插页 1 字数 291 000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461 - 3/G · 765

定价: 26.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6511611

# 前 言

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人的发展便是我们一切社会活动的目的,高尔基就曾大声喊出“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承认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个人利益,包括物质的利益和精神的利益。我们不妨通过几个故事来感知这种人文精神。

陈鹤琴是我国著名儿童教育家,他对儿童的爱,常常会纯净到令人感动得落泪的程度。1935年,陈鹤琴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未来发表了一份宏愿,这份宏愿充满着热情与温馨,却不乏真知与灼见,也闪耀着人性与诗意,兹录如下:

1. 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
2. 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够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他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
3. 愿政府及慈幼机关为儿童福利着想,尽力设计,多予儿童以安全的保障。
4. 愿全国各处从今以后,所有奴婢童工等不良制度,完全绝迹。
5. 愿全国的父母导师,以及全国成人们,随时随地,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各就自己能力所及之处,保育儿童,救济儿童,感化儿童。
6. 愿今后全国的父母们,都具有教育常识,切实了解儿童心理和儿童期的价值。
7. 愿全国的妇女们,都自觉着母性的伟大,注意胎教和妊娠期的卫生,造就优良和健全的国民。
8. 愿全国教师们,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去教导儿童,训练儿童,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
9. 愿全国慈善家和一切成人们,对于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

事实上,陈鹤琴的愿望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即便在今天也不啻是一种美好的彩虹,却可以映照出一位教育家伟大、纯净的心灵。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陈鹤琴已不能说话,唯让身边人拿来纸笔,用尽全力写了九个字:“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兑

现了自己当年的诺言：“愿竭志尽忠为人民服务，为儿童尽瘁！”无怪乎幼师的学生竟都称呼他“校长妈妈”！可以说，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校长”和“妈妈”这样的形象从来没同一位成年男性如此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过，陈鹤琴做到了。人们喜欢用“正直”来评论陈鹤琴，我则认为“纯净”代表着陈鹤琴的心灵，这种纯净诚如老子之所谓“婴儿”。这种“婴儿”之心实际上反映了陈鹤琴的生命存在状态，它使陈鹤琴始终保持着一种赤子情怀。对于这样的教育人生，可以“一生爱童心若婴，不受俗物相填膺”来形容。

弘一法师李叔同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培养过包括丰子恺、刘质平等在内的一批大师级学生。丰子恺先生在回忆中通过一些历史的细节更为我们提供了李叔同先生作为教育者的许多高贵品质。有一个学生上课时看别的书，还有一个人趁人不注意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看不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着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带着难为情的表情。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李先生及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自管自弹琴。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散课以后，同学们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就快跑，到远处大笑一顿。

丰子恺的回忆里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李叔同在教育学生中的“一鞠躬”。本来，批评和教育学生对一个教育者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李叔同在教育完学生之后总要多一鞠躬，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人文教育者必须面对的悖论：因为学生不懂，所以教师有义务教育他，使他由不懂到懂，这是当老师的责任；而指出别人缺点和不足的过程有可能伤及学生的自尊，特别是这些缺点和不足是因为无知造成的。于是便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因为教育旨在形成教养；形成教养总要改变本性中消极的因素；改变自我的过程总会出现不适应的痛苦和尴尬；而有教养的人行

事总是力图避免使人痛苦或尴尬。换言之,为了避免尴尬人们需要教养,为了得到教养人们不得不面对尴尬,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李叔同在学生面前总是一再鞠躬的原因吧。这里,鞠躬代表着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人格。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前院长徐匡迪院士在任上海市长期间曾深情地回忆了一段他自己的中学往事。那时候他在杭州一中读书,住校。班里的老师是谁呢?李叔同先生。有一天,一个同学的毛衣被偷了。李叔同先生说:出了这样的事情,是我这个当先生的责任,所以从现在开始,我绝食以惩罚自己没尽到为人师的责任,直到拿了毛衣的同学把东西还回来。第一天,没有人承认。第二天,仍然没有人承认。第三天,偷东西的同学流着眼泪把毛衣还了回来。从鞠躬到绝食,李叔同先生对于教育学生可真是把“躬”一鞠到底了。这也是李叔同先生受人崇敬、使人折服的人格魅力。

我国话剧界一代宗师、著名话剧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焦菊隐先生早年在北平读的小学,每到学生毕业时,校长刘竺笙总要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举行毕业典礼,当场赠送每个学生一个别号,他的别号“亮侑”(侑,伴侣之意)便是当时刘校长临别时送给他的,勉励他要学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然而,最令焦菊隐难忘的还是刘校长一心办学、教书育人、为教育救国而奉献的精神。焦菊隐在《终身受益的小学教育》一文中保留着深情的回忆:全校的人事,除了教员以外,只有一位校长和几位工友。这种人事的简化和机构的经济化,不但是后来的国民党学校不能比的,就是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刘校长有家庭,但他长年累月都住学校。学校没有办公室,校长的宿舍就是办公室。一切文件的拟稿和抄写都是校长亲自动手,会计收支也是校长亲自登记出纳,购置和修理由校长作出决定委托工友去办,校长监工。每个年级班级的教学内容、进度和教法,他心中都有清清楚楚一本账。每一位教员的水平、个性、教法,他都清楚。每一堂课,他都轮流到各班去“查堂”,听教员讲课,观察学生学习情况。放学后他会找个别教员去谈,指出他的教学缺点或讨论一些问题。每一堂课前,一打预备铃学生和教员就要站队,这时校长早已经在风雨操场上等候了,有时我们必须长长地等上5分钟,这时候校长就检查学生的衣服和手脸是否整洁。如果学生穿得不够暖或太多,他也对学生讲,回家后请家人替换。校长对教员和学生都是十分和蔼的。上课时他神情严肃,一到下课他就混在欢蹦乱跳、吵成一片的小学生中间,和这个说说,那个笑笑。全校几百个学生,他没有一个叫不出名字的,也没有一个说不出家长姓名和职业的。一到中午和下午放学的时候,他就站在学校栅栏门口,等着列好队的学生出来,最小的班次在前立定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个一个地叫着学生的名字,把孩子交到来接的家长手里。大班的学生,他也一定看着个个都过了街道,他才进去。一年四季,每星期

六天,天天如此。这样的校长可以说是百年来中国校长的楷模。

可见,所谓人文乃人之为人的文化状况,其核心是社会化的人。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自出生时人便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因此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使个体得以参与人类共同的生活,分享并发展人类的文明,便是一个做人的问题。由于自然及历史的原因,人总是诞生在特定的国度中,生在中国便成为中国人。然而诚如陈鹤琴所言,中国人虽生而为人,生而在中国,生而在现代中国,可是有哪几个真正知道做“人”呢?有哪几个真正知道做“中国人”呢?更有哪几个真正知道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呢?这是早期有识之士培育公民社会思想的一次成功的教育话语转换。早在五四之前,著名思想家严复就曾指出,中国之患“尤以愈愚为最急”,开启民智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根本。在当时做一个中国人就不单纯是识字、学习技能,而是唤起公民觉悟——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维护这一权利的手段和应尽的义务。这种公民思想观念需要教育、灌输和启发。同期陶行知提出:“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被统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想要有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所以从我们国体上看起来,我们学校一定要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能力,否则不应算为共和国的学校。”美国前教育部长斯佩林斯曾经指出,教育改革不只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它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一个公民的问题,一个社会的问题和国家安全的问题。因此教育是每一个人的问题。这就使人想起柏拉图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国家不是由石块或木料做成的,而是由它们公民的品性做成的。同样地,社会也不是通过强行实施一个改革计划就能改进的,而是通过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个体的改善而得到改进的。所谓改善人,意味着个体的理性、道德和精神等力量应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君主制的原则是荣誉,暴政的原则是恐怖,而共和国的原则便是教育。

事实上,教育不仅是保存文化和传递社会价值观念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影响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教育是力量的增强,是建立和加强民主的关键,是人道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实现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社会正义基础之上的和平的关键。在一个创造力和知识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的世界上,教育权就是参与世界生活的权利。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人文教育与教师的人文精神,因此,人文应成为教师的存在状态。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曾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

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如果说梁启超揭示的还是当时中国社会变革图强的路径,那么今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型国家,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理想,必须大力发展人文教育事业,以人为本,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关怀人类,关怀生命。

吴国平

2011.6.22



# 目 录

吴国平 前言

## ■ 第一单元 超越知识走向智慧

- 3 吴志宏 呼唤有智慧的教育  
9 成尚荣 智慧教育:教育的智慧选择  
14 陈桂生 也谈“有智慧的教育”  
19 邱庭瑾 为智能而教: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  
24 闫引堂 管窥教育的内在目的  
29 章红霞 教育世界的意义探寻  
——一种跨学科的“教育”观

## ■ 第二单元 思考原始问题

- 39 张奠宙 创造教育:思考原始问题  
45 武夷山 从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说开去  
48 袁振国 反思科学教育  
54 张奠宙 寻求平衡  
——纵论中美数学教育  
59 袁振国 理解文科教育  
65 王晓明 “现代化”与中学语文教育  
73 陈思和 反思与前瞻  
——从中学语文教材改革谈起  
80 夏中义 语文教育纵横谈  
85 袁振国 提升美育  
90 刘铁芳 历史教科书和我们心中的历史  
93 袁振国 把握信息技术教育  
99 袁振国 走近体育

### ■ 第三单元 再造课程的文化

- 107 钟启泉 创造新时代的学校课程
- 113 张 华 世纪之交的课程改革:价值取向与发展趋势
- 120 李其龙 发达国家中小学课程改革趋势及对我们的启示
- 125 顾志跃 现代教育与课程的困惑
- 130 于美方 “钟摆”现象的历史启示  
——关于教与学矛盾运动的探索
- 136 肖 川 新课程与学习方式的变革
- 145 毛亚庆 课程设计:返回生活世界
- 150 汪 霞 再造教育的文化  
——谈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
- 155 叶 澜 重建课堂教学价值观(节选)
- 163 高 文 基于建构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节选)
- 171 李其龙 建构主义教学哲学探讨

### ■ 第四单元 课改的价值诉求

- 181 陈桂生 关于“三级课程”问题
- 189 陈桂生 再论“三级课程”问题  
——“三级课程体制”、“三级课程开发”与“三级课程管理”
- 194 张人杰 学科融合:鼓励综合课程教学的主要根据
- 201 梁英豪 关于综合理科课程设置的几点思考
- 207 钟启泉 知识整合:课程编制的目标
- 212 钟启泉 安桂清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质与价值
- 217 包国庆 研究性学习的哲学亮点(节选)
- 222 陈桂生 “研究型课程”意见提纲
- 228 秦晓华 不敢读史  
——纵古论今话课改
- 234 陈桂生 也谈“不敢读史”
- 237 商友敬 可亲可敬的孩子和老人
- 240 钟启泉 教育民主:新课程改革的诉求(节选)
- 249 吴国平 从课程人的社会责任到教育者的社会责任

252 后 记

## 第一单元

# 超越知识走向智慧

爱因斯坦在美国高等教育300周年纪念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

不妨让我们看一看，学生在学校里每天所学的究竟是什么呢？课本上印着的是知识，笔记本上记录的是知识，教师传授的是知识，考试所考的细节是知识……可以说，学生在学校里所学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然而，重要如知识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在爱因斯坦看来是可以忘掉的，是无用的呢？

这就引出了问题：知识是唯一的吗？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混乱是自然的法则，秩序是人类之梦想。所谓知识，乃是人们将经验结构化，并赋予经验以必然性的框架，或赋予人为的意义。也就是康德所说的，把逻辑秩序外加于实际上的无秩序。的确，自然科学已有的非凡成就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唯有科学才能揭示万物所包含的真理。然而，现实世界常常无法用线性方程解释，因为世界本质上是非线性性的。知识增长得越快，呈现在人的视野中的未知世界也就越加浩瀚深邃，现有的知识体系也就越加显得渺小微弱、缺乏解释力。事实上，人类知识积累至今，浩如烟海，已使人由为之惊奇而深感重负与困惑。结果是，知识仅仅成了求职谋生的手段，知识增长伴随着对价值的漠视，也伴随着心灵的贫困和心胸的狭窄。

那么，对教育来说在知识之外有没有更重要的东西？为此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怀特海曾明言：在你丢失你的课本、焚毁你的听课笔记、忘记你为考试而死记的细节以前，你的学习是无用的。在怀特海看来，重要的是对智慧力量的培养。正是智慧成功地引导着人们的心智活动，因此教育的理想就在于把一个孩子的知识转化为智慧。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应试教育的束缚，在我们当今学校教育中，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思维的现象还普遍地、严重地存在。生活本是丰富多彩的，它所要求的东西更是多种多样的，不管你今天给学生灌输怎样的细节，他在以后生活中遇到这个细节的机会微乎其微；如果他真的遇到这样的细节，他可能已经忘却了你教给他的东西。

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智慧的教育，关键在于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和尽可能使学生之思想不误入歧途，进而导向事物的本源。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有必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学习者不是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一支有待点燃的火把，是未来文明的创造者。只有今天敢于质疑、敢于批判、敢于思考、富于智慧，明天才能善于创新、善于超越。为了民族的未来，我们呼唤智慧的教育。

# 呼唤有智慧的教育

吴志宏



说到教育,总少不了知识、课程、作业、考试、教师、学生、名校等等。我时常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究竟缺少了些什么,以致引起社会上那么多人的不满,招致那么多有识之士的批评。

我们缺知识吗?不。翻开我们的教学大纲或教师备课用书,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这篇课文有多少个知识点,那章数学要掌握多少个概念或定理。有人说,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学的东西,要比西方国家起码深两年,虽然我没有把两边的教材一页页比较过,但依据这一种说法至少能证明,我们的教育里不缺知识。

我们缺课程吗?不。我们的中小学课程,语、数、外、历史、地理、常识、思想政治、音乐、美术等等,凡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有,如信息科技、生命科学、劳技、环保、军训、艺术鉴赏等等。最近看到一本《上海市面向21世纪中小学新课程方案》,上面赫然写着,在新世纪里,上海学校在原基础课程之外,还将设置拓展型课程、研究型课程,内含科学领域、人文领域、技能领域等等。堂堂几十门课程,真可怜我们的教导处,每学期课怎么排。

吴志宏,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我们缺作业和考试吗?说缺别的,或许有人

信,说我们缺作业,那一定会遭来耻笑。你去看看,哪一个孩子的书包不被“题海”、“题霸”、“题典”等塞得满满的?那可是通往北大、清华的金桥啊!至于考试和测验,从小学到大学,不知谁统计过考试次数没有,恐怕总得以千计,甚至以万计的。如果要比,我敢打赌,尽管我们很多项目,如足球,如短跑,多年来在世界上拿不到金牌,但我们的作业和考试,在世界教育竞技场上一定稳拿金牌。

我们缺教师、学生吗?肯定也不。我们一向自称“教育大国”,有两亿多学生,千万名教师,这么庞大的人力资源。照一般说法,一个领域基数大,则这个领域就成果多。如我们国家打乒乓球的人多,所以我们有那么多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同样,我们教育人口如此众多,一定也会有许多教育成果,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却总给人一种酸楚相,那么多的人在攻击她,却很少有人数落数落她的成果。

我们缺名校吗?自然也不。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告诉你,这是省重点,那是市重点,这是中心校,那是实验校,这学校有多少人进了清华,那学校有多少人上了复旦,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学校都棒极了,可以和世界顶尖学校媲美。不是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吗,美国的高等教育比我们好,但他们的基础教育不如我们。你看,我们哪会缺名校。

这也不缺,那也不缺,应该是心满意足了。然而不知怎的,一提起我们的教育,我总有种失落感,总觉得缺些什么,但到底缺什么,我又讲不清。直到几年前,我给台湾一家出版社翻译英国大哲学家A·N·怀特海的教育代表作《教育的目的》的时候,看到其中一段话,才茅塞顿开,那段话是这样写的:

理想的消失是人类努力失败的可悲证明。在古代学校里,哲学家们渴望传授的是智慧,而在现代学校,我们降低了目标,教授的是学科。从神圣的智慧——这是古人向往的目标,沦落到学校教材知识——这是现代人追求的目标,标志了多少世纪以来教育上的一种失败。……我的观点是,在我们欧洲文明启蒙之初,我们是从那赋予教育以灵感的崇高的理想起步的,然而渐渐的,我们的理想却沉落到与我们的实际持平的地步。

可是,当理想与实际拉平,其结果就会停滞不前。尤其是,只要我们把智力教育仅仅设想为获得机械的智能,或仅仅在于系统陈述实用的真理,就不可能有进步。……我所渴望给你们印象是,尽管知识是智育的一个主要目标,但知识的价值中还有另一个更模糊但却更伟大、更居支配地位的成分,古人把它称为“智慧”。没有某些知识基础,你不可能聪明;但是你也也许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知识,可却仍然缺乏智慧。

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教育缺什么——缺智慧。我们的教育可以说什么都有——有知识、有课程、有作业、有考试,但唯独没有智慧。那么,什么是智慧呢?从大哲学家的思想中,我至少得到两点启发:

第一,有知识不等于有智慧。一个人可能学富五车,但他不一定是智慧之人,因为他完全可能千万次地重复人家的思想,却自己不善思考,不去探究,更不会发明创造。相反,像苏格拉底那样,逢人便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倒可能最富智慧,因为他自认无知,所以总想与人理论,探究真理在何方。知识关注的是现成的答案、现成的公式、现成的历史事件的归纳,而智慧关注的是未知的世界,这就是知识与智慧的区别。

第二,掌握很多实用技能也不等于智慧。一个人学会驾车,学会电脑,但他却不一定富有智慧,因为他很可能是被迫去做,内心却对这些行当毫无兴趣,更谈不上从中悟出智慧。我想,真正的智慧之人,都会对自己所从事的活动深感兴趣,他不是被迫去做,而是自愿去做,只要感兴趣,即使没有什么实际好处,也仍然乐此不疲,因为他从做的过程中体验到生活的愉快、人生的乐趣。还有什么比品尝生活的愉快和乐趣更接近智慧呢?此外,他也可能有十八般武艺,谋生之道样样精通,但却思想贫乏,内心空虚,没有信仰,没有对真善美的渴望。你能说这是有智慧的人吗?

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的教育缺乏智慧呢?看看我们的教育吧!

我们把教育就看作是知识的传授,并以此作为教育的唯一的、最高的目的。作为教师,我们恨不得把所有学科的所有知识都灌输到学生的脑子里,作为学生,恨不得把这所有学科的所有知识点滴不漏地贮存在脑海中。至于这些知识跟学生的经验有没有关系,他通过学习是否探索能力得到提高,我们是不管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现代的教育方法,竟然还没有把研究问题的好奇心完全扼杀掉,真可以说是个奇迹。”其实我想,按照怀特海的理解,知识的传授仅仅是教育的最基本目标,除去知识以外,还有更崇高的目标值得追求,譬如说如何去获取未知,如何去开启心智,如何去创造新思想,等等。教育不应只是往铅桶里注水的过程,而应是不断向外流淌创造之泉的过程。如果让对知识的追求淹没了探索的渴望,这样的教育能算是有智慧的教育吗?

我们使教育染上那么多的实用色彩,就像怀特海所说的,理想沉落为实际。不信你看,外面有了打字机,我们在学校开打字课;外面发明了电脑,我们让学生学五笔字型;人口太多,我们课堂上宣传人口教育;环境受到污染,我们要学生掌握“可

持续发展”。定课程和教课程的人想当然地觉得，学了这些东西，教育的功能就得到了体现，却不去或不愿去想一想，我们的学生是否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应试教育”这个词，最精辟地概括了我们教育的实质，管它什么兴趣不兴趣，最要紧的是要不要考。素质教育有没有也不重要，能使学生进好大学就是最大的素质教育。不过据从国外回来的人介绍，那里的教育好像不是这样，学了派什么用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对所学的东西有没有兴趣，所以那里的老师普遍对培养兴趣比对培养技能看得更重，因为他们感到，有兴趣才会去钻研和创新。其实我们自己也有体会，被迫去做的东西总离不开功利，自愿做的东西才使人振奋和聪明。当一种教育只看到实利的泛滥，却看不到兴趣的踪影，这种教育能算是有智慧的教育吗？

我们让教育成为记忆之学，机械之学，仿佛现代教育的唯一的基本功就是背书，就是把圣人说过的每一句话牢牢记住。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教育赖以生存的东西有三样：一是权威，再是记忆，三是考试。当代著名作家王小波对此刻画得更入木三分：“假如孔子或者孟子死而复生，看到后世的儒生总在重复他们说过的只言片语，一定会感到诧异。”难道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不加批判地记住教师所教的一切，并达到预先设定的知识目标吗？难道一切学科知识都是铁板钉钉，不可动摇的吗？如果真的这就是教育，那是人类的悲哀，因为这样意味着我们将把代表人类未来的学生塑造成只会记诵和模仿的动物。我想，其实在教育过程中还有一个东西远比记忆来得重要，那就是质疑。假如教育只有记忆而无质疑，它能算是有智慧的教育吗？

我们让教育远离个性，成为标准化的模具。不信吗，你去学校看看，所有的学生都一个样坐得端端正正，一个样手放后面，一个样写诸如“最有意义的活动”的作文，一个样分析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可能这个学生想说些或是想写些什么，只是因为周围的学生都这么说，这样写。你看，这哪是教育，这不就是工厂里在刻模子。其结果是，我们的下一代一个个都不善思维，个性衰微，少年老成，随波逐流。我的观点是，多样化才是智慧，一旦抹杀了个性，就毫无智慧可言。虽然街上到处都有麦当劳店，统一的装饰，统一的味道，但我们的教育可千万不要麦当劳化呀（因为今天教育的麦当劳化，就意味着明天社会的麦当劳化）！一种教育，如果不能让每一个学生都充分张扬个性，成为他自己而不是别人，这种教育能算是有智慧的教育吗？

我们让教育脱离人的内心感受，只要学生课后看“一课一练”，上有助于考级的补习班。至于周围人在想些什么，我们是不管的，因为无暇过问。连自己有哪些细小而真实的感受，我们也是不屑一顾的，因为高考作文大都是豪言壮语。多少



次,看着疲惫的父母带着同样疲惫的孩子,拎着琴,夹着画架,匆匆地来来去去,我就情不自禁心里一阵酸痛,这样的学习,固然能给孩子特长,但能引导他走进精神世界吗?他会一边拉琴,一边从音乐中感悟人生,提升信仰吗?恐怕只有学习的苦,苦海无边吧。你说,这般没有内心生活的教育,能算是有智慧的教育吗?

面对教育中这种种没有智慧的表现,我心急如焚,禁不住大声疾呼,让有智慧的教育快快在我们的中小学出现吧!这种教育的特征是:

——不在于教师讲授无数个知识点,而在于学生提出更多的为什么;

——不在于教师教学方法精益求精,而在于学生是否在学习过程中有大量的参与和自由表达的机会;

——不在于学校安排多少课程,更不在于其基础型、拓展型或研究型之分,而在于学生是否对所学的东西感兴趣,通过学习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不在于学生从课本中接受了多少,而在于他们质疑和评判了多少;

——不在于教师布置多少课外作业,而在于他们如何千方百计去让孩子们展开想象的翅膀,拓展广阔的心灵;

——不在于学生考试得了多少分,而在于对自己的发展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心;

——不在于学校走廊上悬挂多少名人名言,而在于学生对自己以及对身边的人和事有多少深刻的感受;

——不在于孩子会不会拉琴、画画或有其他特长,而在于他是否有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和对真善美的热切渴望。

总而言之,我觉得,要估价一种教育是否真正有价值,我们最终要考察的,不在于其知识、课程、作业、考试,也不在于其教师数和学生数,甚至不在于其名校数。要估价一种教育,我们最终要考察的,在于它是否拥有智慧,因为只有教育本身有智慧,才能够培养出智慧之人,而有了智慧之人,社会才能得到长足发展。所以教育中的智慧,是教育的本质和灵魂。什么时候,当我们的教育具备了上述这些特征,我们可以狂喜地向世人宣布:我们终于有了有智慧的教育!让我们共同祈盼,这一天能早日到来吧!

最后,允许我再引用怀特海的另外几句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在这里,我必须提醒你们不要忘记那个脍炙人口的东方国王的故事。他在梦幻中选择了智慧,因为他觉得智慧本身强似东方的奇珍异宝。……大自然总是为